

從虛擬遊戲到社會實踐的研究反思

戴宇呈*



我大學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主修為戲劇學系，雙主修為外國語文學系，並取得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程證明。申請研究所之際，我一度陷入兩難，究竟我該選英美文學這類主流科系，還是與女性主義研究相關的冷門科系呢？最後，我仍是遵循心之所向，進入了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取得了碩士與博士學位。那七年的學術訓練深刻地影響了我看待做研究的方式。

曾經我以為文學研究是場遊戲。文學學者選題就像玩家選定一個遊戲主題，接著設定角色跟情節，然後開始闖關，在解開隱喻、意象、敘事手法等各種文字關卡後，最終找到具連貫性的詮釋迎向勝利。雖然分析文本的過程能為我帶來驚喜與成就感，但我往往在分析完文本後感到一股虛無，總覺得這個分析遊戲在離開學術圈之後就失去了意義，也沒有人在乎，甚至我自己也對那些已破了關的文本沒有了興趣。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然而，在我進入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後，上述我對於研究的看法被徹底地改變了。由於該系的本質是跨領域的，因此我的老師們與同學們皆來自不同的學術背景，研究興趣也相當多元，包含文學、視覺藝術、社會學、經濟、法律、地理、政治、哲學等等。但不論他們的研究取徑為何，他們關懷的從來不是文本或是數據本身，而是活生生的人和真實存在的生命，像是美國監獄中的女孩、非洲創建非主流經濟的女性、校園遭受性暴力的學生，或是透過壁畫運動參與社區改革的行動藝術家。另外，我也不斷見證系所成員從老師、學生到職員們身體力行社會實踐的理念。

記得有一次，我在接近中午要去系辦處理事務，結果發現系辦門口貼了張公告，說明職員與老師們都要去聲援由本系大學部學生發起的反種族歧視的社會活動，因而要提早午休。那是第一次我感受到婦女與性別研究學系在談的社會實踐是真的，那不是口號也不是理論，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會發生的事。另外，我對於一位年屆退休教授的社會實踐也印象深刻。那位老師主要研究非洲女性與非主流經濟之間的關係。而每年的某個時候，她總會將那些非洲女性的手作工藝品帶回美國，並協助販售，再將所得寄回給她們，作為回饋研究社群的方式。而這件事她已做了數十年，即便年齡漸長，她的身體在往返美國非洲之間已越來越吃力，她仍堅持著這項傳統，讓我深感佩服。

在我的師長身上，我看見了研究主題的設定與研究過程的付出，不該只是象牙塔裡的虛擬遊戲，而是來自生活的體驗與出自對真實生命的關懷，這跟許多女性主義者所強調的「理論存在於軀體之中」(theory in the flesh) 相互呼應。對她們而言，研究不只是興趣，更是使命，不只關乎個人成就感，更在乎集體改變的可能。另外，在女性主義的學術訓練之下，我也理解到學者追求新的理論，不該是為了趕上理論快時尚的流行，而是為了能夠靠近在舊有理論下無法看見的那些他者。

在美國念研究所那七年的所見所聞，讓我重新反思做研究這件事。我不再像以前一樣，認為文本分析只是一場知識上的遊戲，我開始將這個行動視為一種社會實踐。即便是虛擬故事，我也從人物故事中去看見真實世界中那些實際存在的群體，將學者這個身分當作橋梁的角色，透過文本分析，試圖將邊緣化的生命與思想觀去他者化，讓我們彼此能夠更靠近，並希望能從了解開始，進而有一天能引發讀者行動。

在過去幾年，我的研究聚焦於弱勢女性的生命與身體經驗、抵抗概念和療癒想像之探究。研究關懷對象包含了墨西哥華雷斯城眾多被殺害的年輕女性、罹患環境病 (environmental illness) 的弱勢女性身體經驗，和看似被動或停滯的

抵抗性女性身體展演等。而目前執行中的多年期國科會計畫〈知識轉譯：當安莎杜娃研究遇上中國哲學〉，則是希望能將看似無關且遙遠的思想體系拉進，以開展跨文化思想共振的可能。此外，這個計畫也在個人層次上，為自己爬梳為何我身為臺灣人但卻深受美國奇哥娜女性主義影響的提問。

在研究所的岔路上，我選擇了冷門科系，這確實讓我返臺找教職時感到擔憂，害怕失業。而找到教職後，作為年輕學者，我也曾害怕自己的研究選題不夠流行而不被接受。然而，這一路支持我的，仍是在研究所階段領悟到關於做研究的意義，那便是堅持自己相信的核心價值，也不要害怕將個人生命經驗帶進研究的選題，因為自己即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生命。另外，我從研究所階段的教授身上理解到：研究的目標不是為了征服某個議題或理論，而是為了服務真實存在於世界上的某種生命，不論是人或是非人的生命。我們挖掘人文研究主題的藍海，也許無法達成金錢上的獲利，但我們獲得的可以是無法量化的生命價值。對我而言，人文學者的研究是社會改革的基礎建設：我們透過研究讓原處於邊緣或是陰暗處的生命得以現身／現聲，進而讓他們的需求被看見。當他們的需求被看見時，就可能吸引其他學科的學者共同參與想像，一同進行集體的改變。

最後，我真誠感謝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的肯定，謝謝國科會計畫的支持，也感謝我的家人、師長、同儕、同事與學生讓我能夠成為今天的自己。謝謝你們在生活、心靈和知識等各層面對我提供的滋養，才得以讓我在這條沒有終點的社會實踐的道路上持續前進。